

罗泰琪·著

【长篇历史小说】

御厨

中国版《大长今》

大清宫廷御厨的口授实录

一本尘封的御厨回忆录，再现宫廷的云谲波诡！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御厨

YUCHU

罗泰琪·著
〔长篇历史小说〕

时代出版
ARTIM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御厨/罗泰琪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5. 9

ISBN 978-7-5396-5505-5

I. ①御… II. ①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98243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装帧设计: 八牛设计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 64456946

开本: 700 × 1000 1/16 印张: 15.7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38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楔 子 / 1

第一章 神秘的宫源居酒楼 / 4

第二章 争抢紫禁城后门那块地 / 19

第三章 御膳房的生活 / 34

第四章 熙亲王大闹御膳房 / 43

第五章 妓女进宫 / 58

第六章 赵太妃寿宴风波 / 75

第七章 《挑滑车》高宠成花脸 / 92

第八章 喝茶辨水 / 112

第九章 买房风波 / 130

第十章 有人往西太后菜里加东西 / 144

第十一章 张贵人卖扇 / 162

第十二章 黑车开进张贵人宫 / 180

第十三章 黄厨头奉献一箭双雕膳谱 / 197

第十四章 孪生画风波 / 217

第十五章 萨满驴车的秘密 / 237

楔 子

我十四岁进御膳房，两年打杂两年配菜两年掌案，二十岁成为内务府见习品膳官，二十八岁做品膳处副总管，三十一岁做《中国宫廷御膳》总编撰官，率领全紫禁城御厨用三年时间编出这本书。那一年我把这部书呈给西太后。她老人家说，你别叫柳崇孔了，怪拗口的，就叫老柳吧。这下出彩了。全紫禁城的主子娘娘、太监女子、厨役护军都叫我老柳御厨。紫禁城谁敢称老？除了老佛爷就是我。

我离开紫禁城不是主子撵我，是主子蒙难出宫，树倒猢猻散，大家各奔前程。我本来可以留在北京，好几拨新贵聘我。其中有逼死隆裕皇太后的袁某。我生为大清人死为大清鬼，不认识袁某方某。袁某得知我坏他要害我。我推辞所有延聘回乡下老家，借着身体尚好，袖口有银票，准备一享清福。谁知前脚到家后脚跟来一串人，都是各地饭店老板，揣着大把银票请我出山。

我不缺钱。我在宫里的月俸倒不多，八两银子、八斤大米、一千三百文制钱，可赏赐多。比如节赏每年三次，总管太监得银三百两、绸缎二百尺，首领太监得银一百两、绸缎二百尺，回事太监得银一百两、绸缎一百尺，小太监得银四十两、绸缎七十五尺。比如寿赏每年五次，总管太监得银二百两、绸缎二百尺，首领太监得银一百两、绸缎二百尺，回事太监得银五十两、绸缎一百尺，小太监得银二十两、绸缎七十五尺。

我是老太后封的老柳御厨又是总编撰官，比着首领太监拿，一年得的银子、绸缎用不完。除此之外，我们厨子还有一种赏。谁菜做得好，主子吃了高兴，赏钱赏物都有。比如我带回来的冬衣全是主子赏的，有貂翎眼、貂爪仁、貂脖子、反毛全海龙皮褂，一个小京官一辈子不吃不喝都买不起。

我既不缺钱又不愿放下御厨身段，就对他们摇头不答应。我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嘿嘿笑，小老弟搞错没有？叫我去饭店翻勺掌灶？我可是

紫禁城的老柳御厨，搞整的是天下珍肴，品尝的是人间美味，伺候的是老佛爷万岁爷。

于是我长期在家享福，要不带带孙子，要不坐牛车出去游逛，优哉游哉，一晃过去二十年，我八十五岁。那年春天，二四八月乱穿衣，热得亮膀子冷得穿棉袄，我得了感冒，咳嗽发烧流清鼻涕，吃下十几服药也收不住，云里雾里睡了好多天。

有一天我突然觉得神清气爽，听见家人说我的后事，我吓一跳，自己不是好多了嘛，但细细一想，或许是回光返照，便不搭腔任凭他们张罗。我实在睡不着，东想西想，想起我的紫禁城，想起我的老佛爷万岁爷，想起我的周爷以及那么多老爷小爷，鼻子发酸想哭。

我想起十四岁我爹死的事。

我爹是北京宫源居酒楼总厨，莫名其妙死在荒郊野外。那天我爹驾车随宫源居张掌柜出门提运食材，回程半道被紫禁城护军追杀。张掌柜在岔道口遇人掩护。那人叫张掌柜佯装继续前进引开追兵，叫我爹和他驾食材车走小道开溜。紫禁城护军追上张掌柜发现不对，掉头来追我爹。那人害怕护军抓到这一车山珍海味就杀人灭口，明知木桥年久失修不能过车，偏叫我爹驾车上桥。我爹不知究竟驾车上桥，木桥断裂，人车落江。我和我娘匆匆赶到时，我爹奄奄一息。我爹说他是被紫禁城“六指脚”害死的，要我替他报仇。谁是“六指脚”？我和我娘不知道。我发誓要进紫禁城找“六指脚”报仇。

我想起十四岁进紫禁城。

我想进紫禁城替爹报仇纯属梦想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，只好望“城”兴叹。可不久机会却从天而降。邻居青家有一块地在皇宫内右门外他坦街尾上。宫里黄厨头和王厨头想买这地儿建饭铺。青家愿意卖地，条件是把青家儿子青常备弄进御膳房。黄厨头说内务府举行厨艺比赛，谁夺冠招谁，暗中串通地方县令搞猫腻，内定青常备夺冠，不准我和其他选手报名。王厨头不甘被排斥，向苗御使举报黄厨头。苗御使叫内务府自纠。黄厨头和县令只好让我参赛。我在宫源居酒楼跟我爹学过掌灶翻勺，常替我爹上灶做菜，宫源居三百道当家菜全会。我凭一道蒜泥白肉战胜对手一举夺冠进了御膳房。

我想起蒋爷整我害我的事。

我初进宫不懂规矩。御膳房总管蒋爷唆使人刁难我，怂恿贤亲王大闹御膳房、教唆宫外妓女混进宫来捣乱、盗运赵太妃宫食材、指使南园戏班马爷收拾我。我的师傅是品膳处周总管。周总管一向反对蒋爷盗窃食材，支持我反抗蒋爷。我凭借高超厨艺化险为夷。

我想起做《中国宫廷御膳》总编撰官的事。

我做总编撰第一把火核查御膳食材，矛头直指蒋爷。蒋爷拉拢内务府官员谎报食材用量，指使他的徒子徒孙大肆盗运宫中食材，害怕我查出，处处与我作对，悄悄给西太后菜里加盐，让太监捣鬼污蔑内务大臣进献破礼品，企图置我于死地。我巧妙地躲过蒋爷暗算，一边坚持编撰膳书，一边暗中调查，终于抓到蒋爷盗运宫中食材证据，将他绳之以法，并找到当年杀我爹的“六指脚”，就是蒋爷。

我越想越着急，要是一命呜呼，这些事不就带进棺材了吗？我努力爬起来，走到神龛前点三炷香，祈求菩萨保佑，让我再活一年半载，把这些事讲出来。

我又祈求萨满太太为我驱邪。我长年生活在宫里，相信萨满驱邪。紫禁城有二十几个萨满太太，住在南三所院里。她们进出大内坐驴车。神武门护军见了站班敬礼。过路太监见了打横站立。

菩萨显灵。萨满驱邪。我的病慢慢好了。我信守承诺，请来一位说书先生，给他讲我爹怎么死的、我怎么进紫禁城的、我在紫禁城怎么和蒋爷斗的。我给他钱，要他记录整理成文。一年后我觉得自己真的不行了。我把说书先生的记录稿交给大儿子，要他好好保存，世代相传，免得那截历史断在我手里。

下面是我的口授实录。

第一章 神秘的宫源居酒楼

我十四岁那年死了爹。爹是淹死的我知道。我和娘被人叫去河边看爹。爹湿漉漉地躺在河滩，脸色发白。爹对娘说了话，又对我说了一句“儿子替爹报仇”。埋了爹，我问娘爹是谁害死的。娘说是“六指脚”害死的。我问“六指脚”是谁。娘说“六指脚”是宫里人。我问娘他为啥要害我爹。娘说总是因为宫源居。娘又说，叫他别去他偏去，搭上身家性命好了。

爹在我六七岁时进了宫源居。记得爹对我说，咱北京有名饭馆数宫源居。我问凭啥。爹指着自己鼻尖说爹是宫源居总厨。我和娘捂嘴笑。爹说笑个屁。我们放声笑。爹告诉我，不是拔尖饭店爹怎么会去做主厨？我问哪里好。爹掰指头说“三好”。

爹被“六指脚”害死后，我还记得爹说这话的神态：盘在炕上，含着竹烟杆吭吭咳嗽，一张脸又黄又瘦，额上皱个“川”字。我问过娘，爹做厨子怎么不胖。娘说跟他师傅一样好酒。

爹在我八九岁时带我去宫源居玩。我去了才知道爹没瞎说。宫源居后厨好宽，几十眼炉灶火熊熊，上百厨子杂役各自为政。我爹进去挥挥手说：“各位雅静——”后厨便没了人声，只有锅头吱吱响。我跟在爹后面嘻嘻笑。

我跟爹在宫源居玩了几年，才知道宫源居真有“三好”。一是位置好，立在王府井街边，金鸡独立，四周全住着有钱的主，就是没一家像样的饭馆；二是金碧辉煌，那是雕梁画栋，飞檐斗拱、琉璃瓦、白石阶，晃眼；三是三百道当家菜轮番上阵不重台。

我最喜欢宫源居当家菜改刀肉。

那天来了紫禁城的贵客，爹亲自上灶，炒了一盘金黄色菜。爹夹一筷子喂我。我吃了特舒服，味蕾大开，伸筷子还要。爹撇开我的筷子叫人送出去。我问爹啥菜这么好吃。爹说改刀肉。我问啥叫改刀肉。爹说皇帝

菜。我不信。我说爹没进过紫禁城怎么会做皇帝菜？这时上菜人笑嘻嘻进来说：“客人有请柳总厨啊。”我爹上去，一会儿红着脸回来说：“来了紫禁城一帮御厨，问我怎么会做御膳。”爹嘿嘿笑大口喝茶，茶水溢出嘴角湿了衣襟。我不敢相信爹会做御膳。爹要是走在街上，寸头短须，黑棉袄黑棉裤黑棉鞋，一地道北京人。

我要爹教我改刀肉。爹平常忙少教我，这会儿精神倍爽，说：“正好将就食材，就教你这小子一招呗。”爹将猪臀尖儿肥瘦肉咚咚咚切细丝，将水发竹笋洗净放骨头汤煮，捞起切丝开水焯，再将肉丝笋丝油锅干煸，加鸡汤鸭汤口蘑汤、酱油香油绍酒，肉笋金黄，勾芡收汁，起锅装盘。爹对管账的说：“菜记我名下，大家吃。”

爹在家不做菜。我没吃过爹的菜。后厨好多人也没这口福。大家争相下箸，一盘改刀肉顷刻见底。这个说笋丝柔韧、肉丝筋硬，那个说味道鲜美、爽而不腻，我说清秀悦目、色香味美。大家哈哈笑。

我问爹这怎么是御膳。爹说这是道光年间的事。当年道光皇帝省吃俭用，见顿顿都剩菜发脾气，要求一道菜多吃几顿。膳房总管领旨下去要总御厨刘一刀想办法。刘总厨便日夜捣鼓出这道菜。这道菜的特点是可以储藏，冬季装筊可放三月，夏季能存一周，加热再吃，原味不变。道光皇帝满意，把这菜定名改刀肉，成为清宫御膳。

爹死了，我再没去宫源居。宫源居几个大厨常来我家玩，总是大包小包带吃食。娘推不掉，就将这些东西弄给大家吃。这几个大厨都是我爹的徒弟，爹在世时就常来我家。娘是他们的师娘，像他们娘。

我老想爹说的“儿子替爹报仇”的话，就问他们，我爹究竟是怎么死的。他们说被人害死的。我问被谁害死的。他们说法不一。有的说可能是张掌柜，死那天不是张掌柜带你爹出去的吗？有的说张掌柜不是那种人，必定还有他人。有的说可能是蒋老板。张掌柜是宫源居的。蒋老板是宫源居的老板。

我不明白他们的话，就问：“那我爹怎么说他是‘六指脚’害死的？”

几个大厨面面相觑。娘急忙拿脸色制止我。黄大厨问我：“‘六指脚’是谁？你爹是这样说的？”陈大厨说：“我们都不知道谁是‘六指脚’啊，是宫源居的人？”我急了说：“啊？你们都不认识‘六指脚’啊？那……

我找谁报仇？”娘忙岔开话说：“菜都凉了，别净说话，都吃点菜。”边说边起身给大家布菜。

黄大厨说：“师娘，这事得追究。我觉得啊咱宫源居神了。宫源居地处北京，所用食材不外乎来自周边地界，可咱们日常用的食材，师娘不清楚，我这几个师兄弟清楚，来得可远了，有蒙古乌珠穆沁羊、新疆哈密瓜、东北关东鸭、野鸡、狍鹿、福建广东金丝官燕、镇江鲥鱼、苏州糟鹅、南京板鸭、金华火腿、常熟皮蛋、信阳毛尖，应有尽有，也没见咱采买出远差啊。”

陈大厨说：“我也觉得神秘。咱昨儿还做了一道菜——富春江鲥鱼。我就纳闷了，富春江远离北京几千里，活蹦乱跳的富春江鲥鱼哪儿来的啊？我问张掌柜是富春江鲥鱼吗？张掌柜怎么回答，嘿，啥眼神啊，您瞧瞧不是真资格的富春江鲥鱼是啥？俺这脸不知往哪搁。不是俺吹牛，富春江鲥鱼俺一眼就瞧得出，宫源居的富春江鲥鱼是真货，正因为是真货才纳闷，怎么弄来的啊？”

浙江富春江盛产鲥鱼，色白如银，鱼体丰肥，肉质细嫩，脂厚味美，清炖清蒸，鲜嫩无比。明朝列为贡品，康熙朝为满汉全席主菜，被誉为鱼中上品，南国绝色。到了这会儿光绪年间，富春江鲥鱼从杭州出发，千里驿道三十里挖一水塘暂储，上千民夫三千快马日夜兼程，才得以抵达北京，自然万分珍贵，为皇家专享，而市面见富春江鲥鱼者唯北京宫源居。

黄大厨说：“对啊，我也纳闷。富春江鲥鱼从何而来？”

陈大厨说：“不可能采自浙江。只有一条路……”

大家颌首点头。

我不明白，问：“啥路？”

娘悄悄拉我衣襟冲我摇头。

陈大厨说：“还有怪事。前天张掌柜运进一车食材叫库房验收。我上厕所路过瞧了几眼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你们猜看见啥？我的妈，几包广东金丝官燕裹着明黄锦缎系着大红绣带。张掌柜撵我走。我边走边回头看，正撕包裹呢。你们说神不神？”

我问：“啥叫明黄锦缎、大红绣带？”

黄大厨说：“皇家贡品。”

我一脸惊讶地说：“啊？皇家贡品啊？怎么……”

娘一把捂住我嘴说：“小子你轻声点。”

陈大厨说：“小师弟，哪儿听哪儿丢，别往外说。”

我看大人们一脸严峻，知道事关重大，忙鸡啄米直点头。

黄大厨喝杯酒，抹抹嘴说：“咱宫源居还有个神秘。”

一直没话的罗大厨插话说：“您说蒋老板吧？”

黄大厨说：“不是他是谁？我就奇了怪哈，堂堂正正的宫源居老板，怎么进进出出像做贼似的？”

几个大厨哈哈笑。陈大厨说他也觉得怪。罗大厨说他早有疑虑。娘说怎么这样。我问谁是贼。大家你一句我一句说起来。娘不断给三位大厨布菜上酒。

啥时起风了，窗纸噗噗作响。

娘要我去买酒。我说别慌我要听谁是贼。大家哈哈笑。我跑去胡同口买来酒问娘说到哪里了。娘说小人别多问。我问黄大厨。黄大厨说：“听好嘞，我正说个事。陈大厨、罗大厨你们还记不记得？去年张掌柜是怎么上任的？”三个大厨笑。

黄大厨说：“那天，原来的掌柜被蒋爷开了，说是今儿晚间来新掌柜。我们想蒋爷必定是设晚宴替新掌柜接风，哪知晚饭时间到了没人影，睡觉时分还是没人影，都觉得黄了，便各自上炕。谁知半夜时分有人敲门，打开一瞧是蒋爷，再一瞧身后有个陌生人。蒋爷叫大伙到院里集合说事，又说亮灯干啥，统统灭了。大伙来齐了。蒋爷把陌生人介绍给大家，说这就是新掌柜姓张，大伙今后都听他的。”

我问：“为啥叫灭灯啊？”

娘说：“不懂别问。”

黄大厨说：“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”

大家哈哈笑。

我说：“我去宫源居这么多次没见过你们蒋爷，啥模样啊？”

陈大厨说：“啥模样？黑黢黢的我从没看清楚。”

罗大厨说：“我知道。”

我说：“您真知道啊？”

罗大厨说：“真知道。想听不？给哥哥上酒就告诉你。”

我急忙给罗大厨上酒。

罗大厨举杯一饮而尽，抹着嘴说：“蒋爷一年来几次，每次都是半夜时分，进院叫灭灯，黑咕隆咚的鼻子眼睛啥也看不清。我也不知道。”

大家哈哈笑。

宫源居越是神秘我越想弄明白，只有弄明白了才知道谁是“六指脚”，才知道“六指脚”姓甚名谁、家住何方，才知道怎么给爹报仇。怎么弄明白？三位大厨尚且不知，娘也蒙在鼓里，我更是云雾山中，只有找张掌柜。

张掌柜是我爹在世时来宫源居的。我去宫源居玩耍时认识了他。他见着我就往我口袋塞花生瓜子。我悄悄跟我爹学厨艺，他不反对还夸我能干。我看他是好人。黄大厨他们却怀疑他，因为爹死那天是他带爹出去的。娘信黄大厨他们的话，不准我去找张掌柜。

宫源居原来是我爹做总厨，管他们三个大厨。我爹死了，宫源居没了总厨，一时又找不到，就让三个大厨轮流做总厨。他们是宫源居知情人都不知道谁害死我爹，就剩张掌柜可能知道了。我还得找他。我去找张掌柜问：“我爹是怎么死的？你们一道出去，你回来我爹没回来，咋回事啊？”

张掌柜说：“孩子，你这样说可不对。你不是怀疑我害了你爹吧，那可是天大的冤枉。你想想，我就是要害你爹，也不能这么大张旗鼓干啊，何况我为啥要害你爹？我与你爹前无冤后无仇，他没挖我祖坟我没偷他粮食，凭啥啊你说！”

我被他一席话堵住嘴。

黄大厨见我来找张掌柜便暗中留意我，见我出师不利就站出来帮我，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跟张掌柜说话？”我也他一眼。黄大厨悄悄向我眨眼睛，又说：“张掌柜是你爹的朋友，绝不会害你爹，我可以担保。”

张掌柜一张脸才露出笑意，吭吭咳两声说：“也别说孩子了。”

黄大厨说：“张掌柜大人有大量，既然孩子问起来，您老不妨把那天的事再说说，也好让孩子和他娘知道详情。我给您提壶茶去。您慢慢说。”

黄大厨也不管张掌柜答应不答应，咚咚咚跑去冲壶茶提过来，倒一杯放在张掌柜面前说：“大伙都想知道情况。您就讲讲吧。”

张掌柜说：“我不是讲几遍了吗？还讲啥？黄大厨，难道你也怀疑我？”

黄大厨急忙摆手说：“哪里哪里，我再怀疑谁也不会怀疑您老啊，真的只是想听听，求您了。”

张掌柜跷二郎腿眼朝天不说话。他经不住缠，喝口茶，把那天我爹死的事讲了一遍。

多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得张掌柜说话那模样，慢吞吞的，一张驴脸，额头皱起“川”字，极不情愿的样子，还清楚记得他讲的事情。

那天一早，张掌柜叫我爹赶车跟他去提货。我爹是总厨不干赶车提货的事，问张掌柜采买的干啥去了。张掌柜回答家里死人告假了。我爹说家里一大摊子事咋办。张掌柜说叫黄大厨顶。我爹说他哪成。张掌柜说咋不成，总有一天要接班啊，又说今天特殊，劳驾总厨跑一趟。我爹问啥特殊。张掌柜说今天的货要劳驾您亲自去验，老板吩咐的。

老板就是蒋爷。

前面说了，蒋爷长日子不与宫源居人打照面，一年也难得来宫源居几回，啥事都委托给掌柜，就是收入开支、人工聘解也全权委托。他只管俩事：一是解聘掌柜，一是提供食材。

蒋爷给历届掌柜的规矩是，宫源居所有食材包括全部佐料由他提供，不得在外购买。多年来，蒋爷提供的食材总是又多又好又准时又新鲜又新奇，特好卖，没出过任何差错，更别说质量问题。隔三岔五，宫源居掌柜带人赶车去接货。去哪里接货，除了掌柜和采买谁也不知道。就是掌柜和采买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去接货的地方不断变化，也不是到某个集市栈房，而是在某地半道等候，有人驾车送来，只管将空车交与那人，再驾送货车回去就是，而送货这人并不是蒋爷，也不是一个专人，也不知是谁，也不说话，仅凭双方凸凹虎牌交涉。

宫源居开饭店不采购食材，纸包不住火，北京吃食行都知道，编了句话说“紫禁城的皇帝，宫源居的掌柜”，说宫源居掌柜是甩手掌柜好做，暗中指这事。蒋爷知道这话哈哈笑说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，咱待紫禁城不靠紫禁城靠啥？

宫源居的掌柜也有不好做的地方，要不也不会走马灯似的换。为啥？

不为经营不善。蒋爷提供的食材,市面有的随行就市打五折,市面没有的多卖多算少卖少算,怎么经营怎么有理;不为钱账不清,宫源居的经营总是盈利丰厚,怎么做账怎么有理,蒋爷从没说过查账的话。那为啥老换掌柜?不为别的,为口实不严。

前些日子北京市面出个顺口溜:树小墙新画不古,不是光禄寺,就是内务府。

清朝内务府和光禄寺是宫廷御膳管理机构,负责提供膳房制作膳食所需各种物品,特别是内务府,管理皇帝家衣食住行各种事务,自然是头等肥缺。顺口溜说内务府、光禄寺的人发了横财,到处购置房产,新栽的树是小的,院墙是新的,挂的画是赝品。蒋爷听见这顺口溜进了紫禁城着了急,派人四处打听,发现顺口溜还有个尾巴“树小墙新画不古,不是光禄寺,就是内务府,不信宫源居走一走”。再打探,是宫源居掌柜多了嘴。这掌柜自以为高人一等,逢同行聚会老爱夸夸其谈,免不了泄露天机,把宫源居食材的事给抖出去了。同行生嫉,有不满意者就编了这歌来唱。蒋爷把这掌柜找来给他一大笔银子,要他离开北京十年不回来。这掌柜揣银票走人。

再说我爹的事。

我爹一听是蒋爷叫他去验货,无话可说,找来黄大厨一番交代,驾车跟张掌柜出了门。我爹驾车是好手,长鞭啪啪一甩,马嘚嘚前行,两旁房屋树木徐徐后退,耳畔嗖嗖起风。宫源居规矩大,不该问的事别问。爹天天根据食材安排菜品,知道店里的货来自大江南北,心有疑惑不敢问,这会儿出门取货,正好旁敲侧击。马车来到三岔口。我爹问张掌柜:“咱这去哪儿?”

张掌柜说:“东边。”

我爹问:“东边哪儿?”

张掌柜说:“柳总厨您就别问这么细了,到了就知道。”

我爹说:“别人不信我还不信?”

张掌柜说:“不是这话。柳总厨您也不是外人,咱就实话实说,俺也不知道。”

我爹说:“哄三岁孩子吧。”

张掌柜一脸苦笑说：“俺哥们相处多年，实话告您得了，免得俺里外不是人。蒋爷今儿个叫俺带车去东边溜达。就这句话，爱信不信。”

我爹说：“得，咱就东边溜达溜达去呗。”说罢扬鞭啪啪两记脆响，马蹄翻飞，嘚嘚往前，两边的高大杨树和一望无边的庄稼随风退去。

张掌柜说：“我的爷，您跑啥啊跑？慢点慢点，不是叫溜达溜达吗？”

我爹边勒放缰绳边说：“真溜达啊？”

张掌柜说：“不真溜达还假溜达啊？真是榆木疙瘩。”

我爹嘿嘿笑说：“听您的。”

张掌柜说：“这就对了。您听俺的，俺听蒋爷的，大家相安无事。不过柳总厨啊我告您个事，蒋爷对您有意见。”

我爹问：“这话怎么说起？我没跟蒋爷打交道啊。”

张掌柜左右一瞧，压低声音说：“您是不是跟人说食材的事了？”

我爹心里咯噔一下。

前不久北京吃食同行几位爷来家串门。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他们代表京城几家大饭店专门说食材事的。同行是冤家，他们嫉妒宫源居抢了他们的生意。他们怀疑宫源居食材来路不明。我爹和他们是无话不谈的老哥们，几杯酒下肚，我爹忍不住露了马脚。我爹说：“哥几个也别穷追猛打了，再怎么也不能与咱宫源居比，知道为啥？说来吓趴您几个，咱用的是紫禁城专供食材。”这几人一脸惊讶。有人问啥叫紫禁城专供食材。我爹张嘴要说。我娘站一边听了急踢爹几脚。我爹知趣忙喝酒遮脸没往下讲。

我爹见张掌柜说起这事，忙说：“那哪能呢？没说没说。”

张掌柜说：“没说就好，要是说了……小心点吧。”

这道是京郊黄土小道，马车过处沙尘滚滚，两丈来宽，若是前面有车过来，老远就得勒马让道，而且隐在青纱帐里的岔道多，不留意就有车上道又得勒马，实在不能与官道相比。

我爹抬头眺望，远处一遍绿荫，绿荫深处隐隐可见红墙绿瓦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再过去不是紫禁城午门吗？难道宫源居的食材真的来自宫里？正想问张掌柜，却听得张掌柜说“停车停车，”便勒马拉刹车问：“到啦？没人啦？”张掌柜正手搭凉棚张望，说声“那不是”。我爹随张掌柜目光看

去，绿荫丛中似乎停着一辆马车，便将自己这马车慢慢靠近停下，再一看，果然是一辆马车，车辕上坐着戴草帽的车夫。

张掌柜跳下车咚咚咚走过去与那车夫一番交涉，掉头对我爹说：“柳总厨您过来换车吧。您把您车给他，过来驾这车。”我爹便跳下车走过去。那车夫跳下车走过来。我爹和他会面时冲他点点头。他也点点头。我爹过去看看那车，围得严严实实的也不知道装些啥，想翻翻看。张掌柜已坐上车辕，冲我爹说：“有啥好看的，快走快走。”我爹便过来跳上车辕，待那车夫驾车朝午门方向而去，啪啪扬鞭，驾车起步往回走。

我爹一上路便觉得车沉，问张掌柜：“这就取到货了？”

张掌柜嘿嘿笑着说：“大功告成。您快马加鞭得了。”

我爹哈哈笑，啪啪甩个响鞭，说：“好呢。”便驾着马车嘚嘚飞奔而去，扬起滚滚黄尘。

一群麻雀从杨树上蓬蓬飞起。

扬鞭催马，马蹄四溅，也不知走出多远，我爹突然听到后面铁蹄嘚嘚，有人呐喊“站住站住”，急忙掉头回看，果然有马队追来，忙问张掌柜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张掌柜搭棚回眺，顿时紧皱眉头，厉声说道：“像是紫禁城护军。”

我爹吓得直哆嗦，问：“啥？紫禁城护军？追谁？追我们干吗？为啥追我们？”

张掌柜也在哆嗦，说：“俺咋知道？快跑啊快跑啊！不能让护军抓着。”

我爹扬鞭打马。马儿飞跑。晨风呼啸而过。

我爹急巴巴地说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眼瞧着追上来了啊！您……您让我拉贼货啦？”

张掌柜急得满头大汗，前后眺望说：“俺……俺咋知道啥贼货不贼货的？您快跑吧！被抓住就完啦！”

后面的追赶声越来越大：“站住！站住！再不站住就射箭啦！”

我爹吓得三魂掉两魂，正想勒马停车，突然听张掌柜惊叫：“是他是他！快停车！”忙抬头远眺，见前面转弯处一人驾着一车立在绿荫深处正朝他们招手示意过去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他是谁？他怎么在这儿？他能救

我们？

我爹驾车过去停在他车前。张掌柜大声问他：“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会有人追俺呢？”

我爹看清这人模样了：四十来岁中年汉子，矮胖个头，一张圆脸，单眼皮，小眼似笑非笑，尖下巴，说话带喉音。我爹听那人张掌柜说：“快，你过来驾我的车继续往前跑。”又掉头对我爹说，“你是柳总厨吧。我坐你的车走小道。快！”张掌柜对我爹说：“您跟他走，一切听他的。我们就此分手。”

于是，我爹将车驶进小道，带上他，也顾不得崎岖了，啪啪扬鞭往深处跑。张掌柜跳下车，疾步来到那人的车旁，一个纵步跳上去，扭转车头驶上正道，啪啪两鞭，飞驰而去。追兵被转弯挡住视线，待转过弯来见张掌柜的车滚滚烟尘，并未看到已转入小道的我爹的车，便吼叫着追张掌柜，边追边喊：“站住！我们是紫禁城护军！”

我爹驾车带着他，在他的指挥下沿着弯曲的小道，穿过树林，越过山岗，也不知走了多久，颠簸得腰酸背痛，只听他说：“到了到了。”我爹四处张望，荒山野岭没人烟，到啥到啊，便问：“到哪啦？没看见啊。”他说：“啥眼色啊，瞧那边——竹林背后是啥？”我爹顺眼看去，果然绿树丛中房舍依稀像是村庄，便打马向前。

正当这时，后面远处突然传来追杀声。他黑了脸，狠狠地说：“他妈的！今儿个跟老子缠上了！快！把车开进竹林藏起来！我们下车！”

我爹刚舒展的眉头又陡然起皱，也顾不得颠簸了，将马车按他吩咐开进竹林，跳下车，卸下马，砍来些树枝把马车严实遮住。他骑上马，叫我爹也上去。我爹便和他骑一匹马往里跑。我爹他们刚跑出不远，追兵追上来了，就是那队紫禁城护军。他们可能追上张掌柜发现不对又追到小道来的吧。

我爹和他骑马净往野地跑，地势陡峭，加之两人骑一匹马不习惯，一不留神我爹和他倒下马来跌得鼻青脸肿。我爹的衣服撕破了。他的帽子、靴子弄掉了。我爹无意中看见他右脚是六指脚。

二人躺在地上气喘吁吁，狼狈不堪。我爹心想，完了，束手就擒吧，没想到追兵的追杀声突然消失了。山野出奇地静。山风嗖嗖响。斑鸠咕咕